

乘凉除月色

□王红元

在乡间七月的一个黄昏，童年的我坐在家门口被无数人的肌肤打磨得光滑无比的一身长的青石条凳上，剥泡发的干蚕豆，预备煮一碗咸菜蚕豆汤。八字形的墙门外壁像张开的翅膀，用刚从几米外柳荫下捕捉而来的几丝凉风，调皮地掀动我额前的几缕短发。

一入夏，我的头发就被老妈剪得短短的，方便散热。割稻、插秧、翻晒谷物，或者是骄阳下下河游泳，烈日把我的脸与其他裸露的肌肤烤成焦麦色，使我远看活脱脱一个假小子。

虽近黄昏，斜斜的阳光还是畅通无阻地注满整个天地。放眼望去，看不到一棵精彩的树、一个精神的人。可是不久，僵持的局面便有所松动，涌动热气开始缓慢而不甘地上升，只待太阳坠下地平线，远处的河流、田野、树林缓缓地吐出一口气，为灼热中忙碌、熬煎了一天的人们腾出一个敞亮的世界。毕竟夜晚降临，月神统治了一切。

就着咸菜蚕豆汤咽下最后一口饭，急忙随伙伴进入月色下难得的清凉世界。月凉如水，“池喧蛙唱不知词，风动萤流碧似丝”，对此有声有色夜，如何能少纳凉事。

“七簇扁担稻桶星，念过七遍会聪明。”我斜倚在沾凉水擦过的光滑的竹榻上，遥望天上的星河，一遍遍背诵着流传在浙东农村的童谣，竹榻吱嘎有声，迎合我身体的辗转。那时我不知道这些亮在天上的星星叫什么名字，甚至也不懂用宁波方言朗诵的拗口的第一句话写成汉字是什么意思，只是一群伙伴中，有人伶牙俐齿，背诵熟练流畅；有人舌头打结，磕磕绊绊，惹得众人哈哈大笑。或许，教会我这首儿歌的邻居曾给我讲过众星环抱如花团锦簇的七簇星的故事，也讲过牛郎挑着两个孩子去见他们母亲织女的扁担星的故事。听着听着，就着微凉的月色，沉入甜甜的梦中。

父母们会把自家的席子平铺在尚有余温的晒谷场上，大人小孩并排躺着，摇摇蒲扇，驱赶蚊子，等身心在明晃晃的月色中沉静下来，再回到被暗夜消弭了火热的屋子里，当然也有被遗落在空旷的场地上被蒙蒙的天光与早起的鸟儿唤醒的人。只有大地才能熨帖地把父母身上每一个关节的酸痛抚平，把每一个眉头的褶皱抚平。

每一张睡席上都会有一个小型的故事会，讲不完的三国、水浒，还有许多两兄弟的故事。民间的爱恨情仇、江湖风云、善恶是非都绘在故事里，一夜接一夜，慢火熬炖，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也有闲不住的小子们借着淡淡的月色，在席间穿梭，追逐、嬉闹，时不时踩到谁的手或腿，父母扬起蒲扇，在他们的屁股上猛扇两下。累得浑身骨头疼的父母都奇怪，皮了一天的孩子哪会有那么多的精力。

记得那时还玩过一个叫“卷席筒”的游戏。将席子竖起，卷成筒，严实裹住一个或几个孩子。席子外一个孩子绕着席筒转，用手扒挠席子，找空子把里边的人揪出来。而席筒内的人则伺机快速松开席筒，欲就势压住筒外的孩子；如果没有压住（这样的时候居多），席子缓慢倒地，给席外的逃遁者留足了时间。游戏是孩子最正当的行为，输赢都不要紧，银铃般的笑声是泛起在流水一般的月色中的小泡沫。

在静谧月色照不到的幽深的巷子里，大孩子们沉浸在幻想的战争情境中。隐蔽埋伏，沿着墙根匍匐前进，突然跳到布满月光的小天井里，张开拇指与食指，用“手枪”叭叭叭对“敌人”发射一梭子弹。“敌人”啊的一声，缓缓应声倒地。

夏夜月下泛舟赏花的诗情画意，似乎是文人笔下的故作风雅，对于胼胝力农的劳动者而言，“热则到处乘凉，寒则围炉向火。饥则餐，困则卧”，生活本就如风雨阴晴自来，月圆月缺自安，无可无不可。当然，如能有一盏烧酒、一碟花生米，二三老友迎微风向一湖明月而坐，把酒话桑麻，闲话家国情，更成一段好心情。

对于孩子而言，没有空调，没有饮料，没有电子产品陪伴的童年，单纯而丰富。夏服无多，资身已足。多年后，当他们在都市喧嚷的白夜，抬眼依稀可辨天河中最亮的那颗星星时，宋人白玉蟾笔下“夜静乘凉坐水亭，草头隐映见孤萤。瞥然飞过银塘面，俯仰浮光几点星”的意境，是否会恍如隔世般闪现脑海。

旧时的那一片白月光，让他们不能言说，却又忍不住回想。

最甜的棒冰

□张存

总第6693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那悠长的叫卖声从鼓楼传来——“笃笃笃，赤豆棒冰大雪糕”，树上的夏蝉不甘示弱地回应——“知了知了知了”。这一唱一和，暑假的风飘来了，还勾出了我们的哈喇子，都淌到了下巴。

童年该是和暑假连在一起，那才有乐趣。没有池塘，有河埠头可以戏耍；没有秋千，有门槛可以当马；没有宝剑，有星斗可以对话。我们聚集在堂前间的长桌上，挥汗如雨写作业。作业完成，剩下的日子，那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算二十四点，是我们院子里的小伙伴经常玩的游戏。小伙伴的举止，我用了一连串的成语描述：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虎视眈眈、争先恐后、七嘴八舌、一争高下。当然，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我被淘汰了——居然拍桌子，大喊“三七二十四”，这数学难道是体育老师教的？我也是醉了。我知趣地退到一旁，看他们继续饶舌。

游戏结束的时候，地上全是话梅的核。院子里年纪最大的阿婆，拿着扫帚清理战场，口中念念有词：这帮小猢猻，热不怕冷不怕，玩耍起来饭也不用吃了。我们躲在门后面吐舌头、扮鬼脸，啦啦啦啦。

那是三进老房子，同一墙门，住七十二家房客。李姓那家孩子多，只男人一人赚钱，女主人在家烧饭、洗衣，侍候一家吃喝拉撒，日子过得紧巴巴。那时商店买糖都用纸袋装，比现在的塑料袋环保一百倍。男人在商业系统上班，就接下做纸袋的活。一斤袋子二角钱，也是一笔收入。这家人男女老少休息天就做纸袋，顺便聊些家长里短的琐事，倒也热闹。

等游戏结束，我们一帮小伙伴都去帮忙糊纸袋。门板卸下来铺好，白篮、竹箩筐放好，裁刀、浆糊等物放好，正戏开始了。阿三裁纸，他力气大。裁好纸，传给阿四做。阿四将纸摊开，上浆糊成长筒形状。再传给阿二做。阿二折角，上浆糊。然后传给我们几个小伙伴，将两个角粘起来，这样一只完整的纸袋就完成了。人多力量大，一个下午就堆成了小山，很是壮观。

小孩子没长性，屁股坐不住，一般三分钟热度，坐一会就跑去玩别的了。但那天下午，我粘两个角破天荒地坐了一下午，只觉得口干舌燥。那个我们叫她“阿菲阿姆”的女主人叫住我：“阿存，依做了嘎多，去买根棒冰吃吃。”说着，给了我四分钱。我连声道谢，接过后，就哧溜一下窜出弄堂，朝叫卖声的方向跑去了。

我在胖大婶的棒冰摊买了一根赤豆棒冰，正好四分钱。我一路舔着回来的。那时觉得这根棒冰就是世上的极品，有最长的棒和最甜的冰，是这个暑假的记忆。岁月流转，却抹不去童年的那抹甜蜜，似乎生了根，开出花来了。

